
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九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醮詞

遷居設淨宅醮詞文

降原陟巘抉江山千古之藏慮材鳩庸營風雨一枝之托自景囙而庀役逮旬歲而考成苟美苟完爰居爰處肆熏修於淨供將布露於虔祈伏念某人微地寒質薄材朽不揆繩樞之子漫營環堵之宮非徒更爽塏而惡

囂蓋謂存室神之無所然畚築不時而禁忌多觸土木
太盛而涼薄弗勝伏望赦爾積愆錫之多福敢謂美哉
而其誰有此庶幾奐然而聚族於斯子孫衆多叶斯干
之占夢親朋輯睦希伐木之求仁

文昌醮啓壇詞

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嘗粗知四術之崇攷德行道藝而
興賢今復際三年之比兹惟多士各迪乃心思皇盛旦
之逢期就李春之聘然念道之將行有命文之未喪在

天用穆卜於靈辰將恊陳於圭薦仙科考式具緇寶櫝之文秘館延真恭挹飈斿之馭庶蒙鑒諟嗣致宗祈

青詞

天爵修而人爵從固無逃於義命人道邇而天道遠尚有瀆於高明 中謝 伏念某等生長寒鄉迂踈末學少承父師之訓勉服聖賢之書念食求飽居求安學將不固而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故惟藏器以待時不肯枉道而從彼或託情於文賦或肆力於聖經人欲幼而學

壯而行之辰何來之遲去之速也撫歲陰之遒邁恍科詔之郵傳重念邑雖介於窮陬士薦登於峻甲文風浸廣儒習用修益惟根本之趨咸恥浮華之尚油油然日改而月化駸駸乎家詩而户書昌濟登兹惟界矜爾用啓無厭之欲敢僥終惠之私伏願帝靈居歆神聽來假因彼嚮趍之正示之勸慕之方棫樸芃芃共赴作人之治榛楛濟濟無慙干禄之詩

散壇

企清虛之鴻覆既幸愽臨陳固陋之蕪辭不嫌屢瀆載
惟為己之學初豈求人之知惟窮則獨善其身而仕將
以行其義兹因大比庸激懦衷咸造在廷願終有請伏
冀作興多士式穀斯文鄉禮禮賔秀者造者俊者功懋
懋賞官之爵之禄之疇報洪恩誓堅素守

祈雨醮詞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燠爽中尚貽年之缺望既
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陽之

示譴敢修圭薦仰兾恵臨伏望興雨其濛悉慰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祈雨醮詞

厥罰常暘已迫旻隂之候靡神不舉未蒙嘉澤之滋緊粃政之積愆顧烝民之何罪瞻仰以請怵惕靡皇伏願靈監博臨純忱孚徹念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尚可更生於田里望霓待命以刻為年

再設九龍醮詞

時澤昭蘇僅遍昀昀之原隰陽驕肆梗而鶩滌滌之山川民易喜而為憂物向榮而俄悴實繫政事之謬以戾陰陽之和斯民何辜大命近止敢復憑於馨薦以荐控於宗祈儻賴帝臨不崇朝而徧雨尚令田畯乃力穡以有秋震懼靡寧瞻仰以伺

設太一碧玉醮啓壇詞

浹辰不雨烈日如惔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為使

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憯顧民生其何罪厥惟粃政實名常暘用穆卜於靈辰將控祈於甘澤發遊芨琅函之秘涓祓靜壇望紫微碧玉之宫肅延列馭庶蒙鑒提嗣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暵其㬂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荐念懇款中謝伏顧臣所領偏郡雖名江鄉然灌溉之利不及二三而磽确之田蓋幾八九地磽功倍土狹民稠

使十日雨而五日風截然有序則一人耕而百人食僅可無飢脫不幸而稍愆將莫知於攸屆矧日在北至時惟南訛方鶩滌滌之山川莫惠畇畇之原隰雖滂沱之數下猶霑足之末聞豈時政之爽中有以召災抑字民之失職至於無告孽由自作寧止吏躬民實何辜俾罹旱暵惟天心之陰隲悼民力之長勤敢冀惠寧以銷大戾且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猶可更生於田里情之所迫言莫能殫

元夕安寧軍府醮詞

斗正孟陽方萬寳嚮榮之始月盈三五爲羣靈祚善之辰敢捈罷罷之愚仰瀆髙髙之聽中謝伏念臣誤將使指實治寧川屬守吏之空官揆彞章而攝事忝榮三組懼緜薄之弗任祇謁九闗肆齋明而有禱伏幾靈娭來假神監博臨三光全而寒暑平長無菑害五穀熟而民人育汔用康年

叔母有疾報恩觀設醮

小人有母正喜懼之交懷大夏積陽俄晦明之干裕浸迫晏陰之候未遄勿藥之功匪天降災繄人召禍使不臧之惟子則自戾於厥躬何辜於親乃并是咎用謹齋明之薦亟伸請禱之私仰惟皇上帝之有仁閔今此下民之無吉迓續乃命庶圖孝報於母慈寛綽厥心罔俾興嗟於季役由衷之悃得請是期

再為叔母有禱

七十之親今不幸而有疾再三之瀆寧自災於厥躬乃

至累旬未有起色日月逾邁而不任瞑眩之藥血氣既衰而莫敵晦明之淫豈上帝之云憎致下民之孔痗是用申述醮陳之事游希鑒諟之仁使攻之達之即奏良醫之技則老者少者誓酬鴻覆之私儻不踐於斯言將有詞於再罰

為叔母追設薦醮 靈泉凡名

靡依匪母未酬顧復之恩何辜于天倏啓膏肓之夢未旋臯復汔棄餘齡藐然諸孤尚忍一死蓋以未說喪車

之精莫褰殯肂之帷旣跣護以來歸若充窮而無措每思其居處而思其笑語如聞乎嘆息而聞乎容聲儼精爽之猶存徒攀號而何及爰謹醮陳之事仰希鑑隄之仁棘心夭夭旣莫效劬勞之報長夜漫漫冀速超冥漠之魂

又 九隴兄名

無父何恃無母何怙悵未報於劬勞謂地蓋厚謂天蓋高曾靡容於跼蹐敢循道式恪薦忱辭伏念姓某等自

斬馬衰經以來已十閱星霜之變尚以北諼之奉少酬南棘之恩夫何纔陟屺之悲又弗竟循陔之養嘆綵服繡衣之如夢奉蒲裳葦屋以來歸居處之思攀號欲絕而長兄某自聞喪於他邑亦從母於九原嘆凶會之若斯雖幸生而何益惟秘洞啟超昇之式而列真惟誠意之孚是用醮陳為慈闈而有請庶蒙右饗脫罪籙以紀生攢畢餘齡勉酬洪造

先叔母卒哭醮詞

三月皇皇念母之不見中心養養過時而不忘雖云禮制之中當卒旦晡之哭然而集遐憂其未憖感知氣之如新用陳醮祭之儀少寓劬勞之報漫漫長夜深嗟體魄之何之明明上天尚冀超昇之有所

叔母葬事設醮啓壇詞

日月有時方纏哀於陟岵須臾無死尚綴息以號旻言念諸孤自羅大故亦既痛深而創鉅然猶禍慱而釁仍家嗣承宗僅及黃泉之見季蘭尸祭不勝縗絰之喪蓋

在子若孫各喪其親雖扣地號天無詞于罰縱圖生而何益欲即没而未能既得吉於嘉平將致嚴於厚夜粤稽道式夙開濟度之門敢即殊庭恪具齋明之薦醮陳伊始貽假是期

青詞

棘心夭夭未罄劬勞之報喪事縱縱勉趨窀穸之期尚於枕凷之餘敢控籲天之請中謝伏念臣某等無父何怙有母尸饔夙夜敬共粗竭循陔之養晦明襲逆遽罹

嗟耋之凶謂酷罰之云深奚餘殃之未殄幼婦卒於護喪之日冢子殂於聞訃之餘豈但一歲之間而有喪者二焉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姑延睎息以奉葬虞既習卜於靈辰將啓帷於殯阼維皇上帝毉誰云憯今此下民亦孔之痗敬循道範冒貢忱辭伏冀悔禍之延于誠克饗毋俞子後俱承超度之恩婦婉姑慈咸遂逍遥之樂更推餘澤溥及含情

散壇

掩再世之喪忍見纍纍之冢室望九闕之邃不勝藹藹之言容既景馭之博臨鑒精衷之昭事敢邀終惠汔濟逝魂儻未先朝露之晞姑逃不孝脫遂及黄泉之見亦永有詞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立春前三日

時正孟陬於四時而首序日臨上汝屬三日之先春亶惟泰長之初光啓彙征之兆思皇多士咸造在庭仰瞻九列之崇各厲四方之志文昌六宫之次儼司禄之騰

輝太微五帝之庭炯進賢之在望黜陳伊始降假是期

青詞

進有道得有命雖古訓之莫踰幼而學壯而行乃人情之甚欲茲因大比咸激懦衷敢輸罣罣之愚仰瀆高高之聽竊念臣等或青氈之冷裔或白屋之寒儒刳心於經術之閫深游思於詞章之麗則撫歲時之慆邁尚衡泌之棲遲寧敢怨尤但知循省謂天之于人有出於語言之外士之為學豈矜乎口耳之間故爵從於仁義忠

信之修而禄在於疑殆悔尤之謹鄉老三年之比攷德
行道藝以興賢樂正四術之崇順詩書禮樂以造士是
匪浮詞之尚久惟實踐之稽况禀五行之秀而命曰人
習先聖之術而謂之士將以紀天彜而扶民極康時否
而濟世屯重任若兹匪才罔畀一念及此中夜以興莫
知啓處之遑寧但冀恢疎之垂宥儻棄瑕而録善獲効
明時揞改往以修來終酬大道

散壇

天威咫尺庶或享誠童瀆再三尚茲瀝懇念世道晦明之靡定實人才消長之相關維今戎索尚騷師干弗戢賦輿無藝農扈告窮茲惟時事之多艱未省天心之欲治鬱遐憂其如結欲終嘿而不能惟兾有赫監觀無疆申錫惠綏黎獻長開泰始之祥陰隲下民永覿乾明之化斯文未泯善數有依

三台山禱雨醮啓壇詞

浹辰不雨烈日如熏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爲使

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下民而何罪厥惟粃政寔名常暘用穆卜於靈辰將禱求於甘澤衣冠戒旦陳三洞之仙科樓殿切雲企九關之列馭庶蒙鑒諟祠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暵其瘼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荐伸懇欵

中謝

伏念臣所領郡昔稱要藩然土狹而民貧地磽而功倍矧自比歲疲於餉邊姦民嚚訟以受賕汙

吏並緣而為市方當事變遝來之日已有本根先撥之虞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誠無灾害則一人耕而千人食猶慮飢寒設不幸而稍愆將未知於攸屆用修精禱亟兾惠寧儻荷帝臨大沛雨雲之施庶幾民免少紓旦夕之憂

散壇

山宼宇逈仰瞻咫尺之天威事迫詞危敢冒再三之童瀆惟今師干弗戢周索尚騷農扈既窮賦輿無藝厥十

有一月東啓融風之異廹一百五日北垂大星之妖惕
玆灾變之荐臻遡矣穹蒼之難問欝遐憂其未慭欲終
嘿而不能惟幾垂有赫之監觀申無疆之容保自今後
日三光全而寒暑平俾我周邦五穀熟而民人育庶存
常產永殄兵端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

舊榆既改正出火於當辰新穀將升尤作雲之在望雖
夙祈之數應然沴氣之未銷敢憑醮祭之儀併露禳祈

之悃伏冀融風戢燎奠民業於妥安膏雨澤枯濟田苗於秀實人心以固吏責少寛

設五雷醮啓壇詞

旱氣藴隆芒芒然閔苗之不長憂心隕穫倀倀乎終夜之有求維皇上帝繄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痗尚冀感通之萬一復殫祈請之再三雖以陰召陰以陽召陽實人心之所感然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天意之密移戴日望霓以刻為歲

青詞

民亦勞止矧堪五穀之不登天惟顯思忍使餘黎之俱燼莫遑寧息敢用瀆陳中謝伏念臣自服攸司克恭乃事當鴻鴈劬勞之粗定受牛羊芻牧之交求力所得為心焉既竭然而閱冬時而不雪迨春日之愆陽肅共明神奔走羣望亦粗殫於厥慮曾莫惠於我師使刑政之爽中孽由己作則穹蒼之降罔罰止吏躬斯民何辜大命近止寧冒頻煩之譴以希鑒諟之仁敢冀鼓以雷霆

散札瘥為和氣奮之風雨轉饑饉而豐年既少固於民心抑共扶於國步

散壇

豈無膏雨殆十暴而一寒亦有來年徒寸進而尺退炎未殄罔罔可憐雖饑食渴飲之易為僅濡亦濟然杯水與薪之相敵不救奈何敢紓危迫之情終冀肅臨之況念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始可更生於田里傾心以俟得請為期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出雲為雨既畜極則有孚終風且霾乃屯膏而不下吏敢自赦天惟民矜尚圖萬一之鑒臨輒冒再三之塵瀆中謝伏念臣冒分地守介在山椒傷哉土确而民貧重以錢荒而物貴張弓未弛熇燎方揚脫一穀之不登紛百憂而未憖社稷風雷之祀山林川澤之宗既瀝懇以誠求亦隨時而姑應或霹靂奮張而遄沮或蜚廉壞散於垂成或出日而無光或瞻星而有噎豈政教錯謬以

戾陰陽之和抑獄訟煩寃以傷天地之徳有一于此自菑厥躬忍鴻鴈之哀鳴眎牛羊之立死幸有醮禱之式敢希保佑之仁伏冀貸慢吏之積尤閔遺黎之俱燼縱饑饉難逃於定數而轉移實自於洪鈞風馬雲車戒列神而受職雷鞭電幟沛三日以為霖宣惟收東作之功將以救夏畦之病使其即沒於地亦永有辭於民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四月十日

其雨其雨乃有杲然出日之光蒼天蒼天豈無矜此勞

人之意雖瀆陳而莫遂欲終嘿而不能中謝伏念臣繆政既足以奸陰陽之和涼德不能以回天地之造十同所隸一視維鈞云胡巡屬之封或被滂沱之澤獨耳目之所接慨山川其如惔瞑陰四垂湅雨交集忽飛廉之馮怒即屏翳之遄開雲尚往而無功雷滿盈而不發豈政令未平於郊關之內豈煩寃無告於邦域之中不然天癘之流行奚獨地封之孔邇省循於此譴異曉然而違孽於吏躬以移灾於農畝吏則幸免民其何辜用伸

太一之儀靡憚再三之禱尚兾盪除陽沴蠲滌風霾三日為霖無間乎遠近郊之境百神受職不難於翻覆手之間得請是期蹐躬以俟

南山祈雪青詞十二月初八日

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未霑雨雪之雰久缺來年之望使政令之謬孽自已作則災異之來罰止吏躬何辜元元為此凛凛恭藏醮陳之式仰希保佑之仁幽則有鬼神鑒臨在上益之以霢霂霑足為期揩改往以修來兾善

終之如始

天慶觀祈雨醮詞

時雨久愆懍懍常暘之罰首種不入皇皇嗣歲之憂敢瀆高明洊伸祈懇中謝伏念臣所承郡寄介在山椒土狹而民稠地磽而功倍五日不雨即抱甕而灌畦一穀弗登則操瓢而隕壑矧今饑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當徼陽之未復乃冷氣之先乘豈惟疫癘之是虞殆恐饑荒之不免皆由政專之謬以

戾陰陽之和而違孽於吏躬以挻災於農畝敢修醮告

仰冀哀矜伏願上天同雲式霈雱雱之澤大田多稼少

寬閔閔之情

祈晴醮詞

肅霜戒律幸三務之成功積雨彌旬傷羣陰之蔽日豈

但稼穡之納圃抑虞麰麥之違時況江沱汎溢之餘有

井邑蕭條之慮剥廬未葺壞堞弗支既妨土木之功且

病舟車之役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痗

于方于社不克不臨敢度越於彜章冀哀矜於洪造伏
願雲霾解駁天日熙明三光全寒暑平田里咸銷於愁
恨五穀熟民人育工商亦保於阜康

疏文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

紫極為縣之主山古殿頹垣師徒鮮少十數年來道士
羅天啓慨然更新之高其閈閎蓄其徒視昔亦云葺矣
又念三殿椽瓦簡陋相承不足以舘御天神方議繕完

會有欲捐金以相其役者葺葢之議乃決慮材計庸或慂於素才勉以吉諸大姓相與叶成其事而屬邑人魏某爲書疏端某因記八九年間嘗有鶴六西來翔舞于殿之前榮其後間歲復至歲在庚午又有見焉某來輒兆人物之祥以知江山興旺有時理之先見章章如此宅於玆土者盍有以導迎之至於勉所當事以無負江山之靈則疏弗及也

德陽縣鹿堂化鐘疏

德陽之鹿堂道士公孫如海將為鐘於其宫以警晨夕而謁余求一言以信諸人余應之曰奚以余言為也爾之師有南華真人者爾獨不見其記北宫奢為鐘之説乎三月而成或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既彫琢復歸於朴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今爾盍持是以歸余不復贅云也道士曰唯因書以贈之

四川文昌醮疏文

成都進士宋一鄂黄仲振等過前進士魏某言明年當

科舉之前一年其日秋分循舊比同四蜀之士以道家者流有事于府北五里梓潼大神之别祠願得一言以勵衆志某曰易繫言天地鬼神隂陽之道而卒之以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論鬼神之德之盛而卒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神之與人隱顯異致而聖人乃合言之終歸諸德行與誠云者非夫至嘿與微之地德行而誠之所自是則神人之所以一者乎夫孰為嘿乎其諸不言而信者乎德行之不修非信

也夫孰為徼乎其諸誠之不可揜者乎不睹不聞之不謹非誠也嘿與徼德行而誠一道也人神之際於是乎在既進此矣雖安行吾常何有於計功謀利而人神已契福禄攸係有不占者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諸君其勉所當事以思　闕

潼川提刑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惟天生德與日並明屬陽月之維良慶休符之載夙顧麋乘傳阻預稱觴用敷繹於靈文冀祝延於宸算皇帝

陛下伏願御圖有永錫羡無疆布春日之寛條延洪景

命掃秋荼之密網綏靖嘉師

潼川轉運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堯舜同符方域民而躋壽瞿聃異道亦度世以延年肆

繙二氏之靈文仰祝一人之寶祚皇帝陛下伏願善積

而名顯道久而化成天地長根保谷神之玄牝山河並

算邁佛力之威雄

潼川提舉司瑞慶聖節功德疏

寳緒當陽月旅純坤之吉虹流紀瑞時聞載震之祥式嚴淨筵之陳遠効脩齡之祝皇帝陛下伏願誕膺多福式辟四方運神武不殺之機掃清氛祲保清淨無為之治綏靖邦家

廣利寺謝晴疏文

曀曀其陰正爾滌場之候杲杲出日頓紓害稼之憂顧庀職之云初愧祈年之不夙敢圖昭假亟啓時暘無害無菑既愜大田之望有祈有報用殫下土之誠仰答洪

私併傚終佑

陳來叟率葬費疏

古者弔恤之禮珠玉衣服車馬貨財以為含襚贈賻之禮問其所乏而給之其有匃能助也則為之執紼負土聽事聽役苟可以將敬者不敢不盡而亦不家於喪也世道衰薄往往以報施為稱以下里諸偽物為禮無從之溺無實之敬甚非古人救喪墐死之義然亦有親死以為利者故亦使弔恤之家競相懲創然則救之奈何

彼喪家固所自盡也若親鄰朋友亦惟盡吾分焉耳吾鄉陳來叟父有親未葬來叟學禮者也寧忍以親為利今日月有時余既賻之矣敢復為告諸吾鄰之士相與問其所乏而助成之

廣利寺謝雨疏

常燠爽中浹辰不雨即淨坊而有請祈甘澍之及時豈期肸蠁之潛孚亟致滂沱之來下錫之多稼貽我來牟敢伸報謝之私仍露忱誠之懇令一人耕而百人食振

古如玆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汔用

康年

陳圭度其弟為道士化疏

韓退之送文暢師謂浮屠之説何故謁吾徒而請也曾子固記仙都觀曰老子之教其宫視予或過焉既知異端之惑又猶若曲筆以從衆始余閲此竊謂不然今天台陳君圭與其弟踵門而告余將由是逃儒而歸老顧得一語以信諸人夫聖賢之所必膺律令之所不許況

我心之所拂敢世好之强從然而屢卻而請不休累月而意逾厲乃知習俗之獘皆以襲訛而從舛儒先之文未嘗以私而廢公用述前言為書䟽首雖有求於其類寧無發於斯言

鶴山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一百

宋 魏了翁 撰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蜀地險隘多磽少衍側耕危穫田事孔難惟成都彭漢平原沃壤桑麻滿野昔人所謂大旱不旱者較之他郡差易為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業其所成往往視他郡無以相遠非古今異時地有肥磽也太守以天子命來

守漢職在勸農自冬涉春常暘為沴震懼靡寧既露宗祈迨旋嘉澤今以中春之望率屬官常躬行阡陌將進爾民而勉之以服田力穡之要爾之生於平沃亦云幸矣毋曠土毋末作各服爾耕以勤乃事則豐年之報將不爾遺養爾父母睦爾兄弟樂爾妻孥速爾朋友禮義廉遜將由是興焉若舍是不為越其罔有黍稷則因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奚及謹之重之明聽我言

權遂寧府勸農文

歳二月勸農於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予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浙淮漢蝗旱相仍流離蔽野惟我蜀土歳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得斯於造物也亦云幸矣茲何時也挈率子弟簡而稼器修而穡事若時和歳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

爾父老咸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於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害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與不急之務以縻而事肆無名之求以害而力亦當為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潼川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厥既兩月詣學宮傚鄉飲酒禮以觀孝弟會賓友招諸生講肄學業以興文行坏城郭練軍實除盜

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於鄉者有囂訟以擾民者有以不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斷鄉曲者有妄告絕產與官吏為市使民不得奠居者太守既為爾民繩以法令無所貸又慮政事之爽中官吏之剥下工役之妨農游觀之廢時亦為爾民圖所以除蔽去吝雖未保其無過亦庶幾盡心焉耳爾民既知太守留意爾事則亦當服勞稼穡以副茲丁寧勸諭之意雖然又當推廣此義崇孝弟以植善行之根勵廉恥以除心術

之務親善類以浸灌氣質遠小人以隄防蟊賊戒鬬狠飲博以毋害於爾生夫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登之報而綿永久之休其用我言毋曰具文

漳川府勞農文

太守以九月丁亥尚倣古制勞農於郊登進厥父老而告之曰方春常暘害我穡事告於方社冀得中熟焉亦云幸矣孰惠其寧乃克有秋大踰始望太守才薄德菲無以臻兹也皆爾民孝弟力田以濟登于休祥太守亦

職有幸焉故今日屬爾民而飲之酒非徒懽樂之也七月之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乗屋其始播百穀方築場内稼又急治廬屋為來年種植計古之人雖國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未嘗敢一日舍穡以嬉也矧惟今日征調不休公私迫慼貪吏假威於州縣伺民之隙而肆其剽奪姦民罔利於邑野逢吏之貪而售其告訐爾孝弟力田循理奉法毋忿爭嚚訟毋博奕慢遊則可以免一有不然則貪吏姦民將不

汝恤矣夫天道福善禍滛彼為貪為姦者終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蕩産亡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夫爾民終歲勤動猶不足以養父母畜妻子豈容更以錙銖之積供此泥沙之用吾為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儆之者懼汝之狃於目前而怠厥事棄爾成如余前之所謂也又恐吾言不能詳盡汝不深省今將晦庵先生朱侍講示俗文一篇刋刻頭連在前汝能聽用太守言歸以告而子弟族姻鄉黨鄰里相與遵行無斁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

嗚乎敬哉其毋忽

紹定六年勞農文

照會當職曩叨誤恩自本路憲漕移帥東川既不果來今十六年間不自意罪謫之餘申詔起家再為此行控辭不獲冒昧一出到官半年未有報效照會當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既畢則又率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今仍修故事且列勸諭如後

一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藭重以科

條百出民不聊生浸失常心有關風化且如子於
父母一體而分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族屬雖
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則均為骨肉今或父母尚在
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弟乖爭田産
貲用纖毫必較往往迭相吞併連歲興訟又不幸
偶無子孫遠近族屬爭相睥睨死者之肉未寒他
人入室奄有家貲如被刼盜甚者誣謗寡婦撼摇
當立之人此風薄惡漸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婚

姻之家雖由人合實係天倫或因貧富不侔以匄貸而爭訟或因孤弱無知以欺陵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敵如其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長吏無以感移惟有閉閤思過然而為士若民亦宜各率天常循理安分相期無訟省事息爭以召和氣以厚風俗

一夫人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近皆係乎心念之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韻語相傳葢有自來然而所謂善者只是為其所當為如忠於君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朋友皆本分當為之事茍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一家之内吉祥和氣薰蒸為慶為祥皆由乎此近則一家一國興仁興遜遠則流及子孫垂慶無窮却與異端之說為一善則責一報大有不同彼朝為善而暮責報者乃是利心非所謂善又有一種人終日為不

善而諂事佛老祈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絶滅皆由此始而况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各宜儆省同迓休祥

一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事多艱人心不固乘時幸變所在皆然且如前年之冬寇入軍潰遊手之民傍縁為姦大則殺傷小則刼奪已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其幸而得免則事定之後官司窮治或殺或竄終無清脫曷若守常安分勿

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全軀保家近事

貽然所宜深鑒

一東川與峽郡接壤家詩户書與峽俗異其尚有不

識是非利害之人往往以窩停為事内與盜賊結

連外與猾吏盤錯自謂得計然而世間為盜未有

終身不敗者一陷于罪連及窩户身犯重刑家財

破散骨肉流離誠可哀痛今加勸諭各宜自新免

貽後悔

一士農工商各專一業教唆為事非善謀生本路之民元是淳朴其間或被凶猾之人扇摇是非興起詞訟甚至假儒衣冠出入官府目前豈無所得然兩造在庭必有勝負用錢得理者終於理索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訴監贓斷罪勢必不免各宜改過毋取羞辱

一近來風俗日弊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為名不務本業奔走神佛祈求夢兆以圖科舉不思

行義不修學業有歉亦豈謟神佞佛可以竊取為士若此何責乎民各期勉自進修以須世用

右令給付父老各宜準此更相勸率以稱當職勞農之意

端平元年勸農文

太守居郡朞歲無德於民上始親萬幾用漢宣帝增秩賜金故事以寵靈之滋懼無以稱塞明詔茍利於民惟既厥心昔歲三務成功嘗勞爾於郊庶用我言胥訓保

惠今春二月復以故事躬行阡陌進爾農而申告之嗚
乎爾亦知事猶可為者乎異時柄臣黷貨濁亂朝綱貪
刻相師刓民蠹國使水旱盜賊無歲無之以害爾穡事
今氛翳澄霽大明昭升表廉戢貪旌善别慝若誠意實
德持之悠久則民氣和樂精神流通四序協宜三光軌
道災癘不作寇賊消弭爾農亦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服
田力穡以孝養爾父母輯寧爾族姻爾之生斯時顧非
幸歟爾不我聽遊惰般樂博奕飲酒鬬狠嚚訟以違農

時則雖有聖明在上時和歲豐爾之自棄不獲豐亨以飢餓於我土雖悔奚及尚慮爾農不諭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經解一章列於篇首爾尚聰聽之以告爾子弟毋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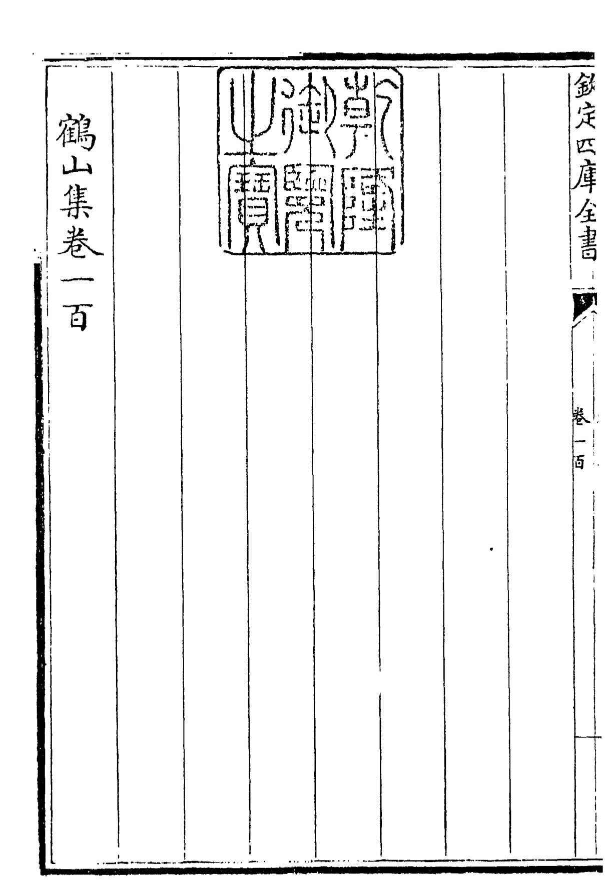
端平元年勞農文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於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告之曰維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相賙也

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厄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有一于此太守懼焉於是以學校為第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比年以來國有火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今龍見于正以次

具舉尚庶幾無忝於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顛連癈疾鰥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法弛迺為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法官捐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莩溝壑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殯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為止於如斯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可恃以為安徽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

有時而圮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為則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事無惰於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為太守者繩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為無窮也顧不美歟



鶴山集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濤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錄監生臣和其聲

鶴山集卷一百一

宋 魏了翁 撰

舉文

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為而不能者其辭厲衛道之君子視天下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私智曲學方視古為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矣嘗觀韓

昌黎荅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類非平時雍容徐緩等語説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為愈之過乎譙吁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葢以為邪説之移人今已甚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言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説號呼大呌於語人之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曰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夫喜怒哀樂之情未有不自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𥈭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則是耻其不若人也顔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則是必為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是欲為而不能也夫惟欲為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天下未有懷不能為之恨而泰然帖息於辭氣之表也而况愈當觝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慕舜周公之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於戰國然孟子以亞聖大才力閑先聖之道貉白圭夷許子直夷之妾婦儀衍蓋比管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

邪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牢不可破且能康色以受其歸而侏離左衽之末有後世猶賴之非軻之力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軻之道益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而唐緇黃之徒風天下而惟巳之從其為害又慘於孟子之時而愈乃以一世山斗顧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責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也學術所宗惟孟氏一人而其言一曰愈嘗推尊孟子平時推尊者乃使異端小道屏息

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焉含憤抗腕宜其訐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畀異時杏壇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厚之意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二則曰韓愈且凛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為不切而夷攷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謂性本善也愈則品而為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而為一孟子謂堯舜

不偏愛而愈則有同仁之説孟子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趦趄光範之門又靦顔於孟子之藐大人辭萬鍾者嘗使愈克其觝排攘斥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唐文為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

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刓劃偽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

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毫髪不可妄踰而况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宴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衮鈇鉞施之列國則

為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已大相遼絶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古代鞭扑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争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孟孔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為記載也不幸聖人没而王法絶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説然目離騷為奴婢指屈宋為衙官罵宋玉為罪人呼阮籍為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

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寳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叢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刋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

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后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殘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

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貞觀後黜王師旦張昌齡裴盧駱賔王等輩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獘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為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為之愈何與焉大歴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説雖論

愈也亦規唐也

鶴山集卷一百一

鶴山集卷一百二

宋 魏了翁 撰

舉文

問漢唐官官外戚藩鎮外國

天祐皇宋藝祖皇帝提𤓰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餘異時内患外禍稠見疊作今則傳祼二三百載升平之日居多異時尾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承内外之勢大順竊甞伏讀國史然後知

聖人之所遺後世者其智慮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
大難甫平大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翊元勲宿將休兵歸
衛老於牖下相臣樞臣或上印綬不以典藩則亦廪之祠
禄或奉朝請外而郡之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令守令之
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
臣無專恣之患藩鎮無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自
一命以上刑辱不加雖間有擊柝之虞而絶無蕭墻之患
立法剏制如此其善行之三百載而患不作豈非聖祖神

宗朔法之善而聖子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
異此矣漢之弊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
至於矯枉而過正輕乎變適以階變而召亂漢初懲秦孤
立大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為吳楚連
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適足以培漢法不行之地後來者
懲羹推恩之令起附益之法設左官之律興諸侯惟得衣
食租税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璽綬以養成王
氏之禍光武之興比監未遠於是盡奪三公之權而歸之

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小人而順帝之立蠡吾之建閻顯之誅梁冀之夷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枉而失正此也唐太宗力剗隋弊亭障列玉門號令暢南海辮髮之長待唐璽纛而後立貞觀詔書四夷賓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獻黄金鵝者有之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外國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天下不能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即異時之

荷戈閫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即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而乃輕變之柰何太宗以北門營繕無與南衙政事此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内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不以事任之守禦閽門掃除庭廡不過使之供輿臺皂隸之職帝益謹於履霜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閹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柰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階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桃蟲之不戒而拚飛蟻穴之一潰而滔天人君之

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雖列特外變耳自馬竇權移主上宦者游後庭二將軍楊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外國之變皆自武帝之欲心啟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楊國忠獲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鎮之變皆自玄宗之侈心啟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一變石公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於漢唐之諸君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說勝而是否不與焉瑕丘江公受穀梁董仲舒受公羊二人同時辯論仲舒辯而江公訥故公羊勝嚴彭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穀梁二人同時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穀梁勝至於解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言禮增師法百萬言而談書漢儒六經之學陋矣今者執事以諸經之疑不鄙夷後學而教督之愚不敢効漢儒以虛辭勝請為執事質

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詩之不録康王也詩之不録桓文亦猶春秋之不録管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歎王室之卑七月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晉用天子禮樂則魯之有頌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多幽厲夫何怪詩書之義大略可覩矣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也以至春秋為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

秋猶為晉侯諱況射王中肩之事春秋尚忍言之哉楚為中國患始而稱荆吴為中國援則進而稱爵一字之華衮斧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覩四經之疑既略陳其槩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之以為經生之戒誦麥青之詩以發冢大誥之書以文奸詠驪駒之歌則病曲禮矣假瑶爵之贊則悮周官矣幾神祖品題易賊也遂事啟邊釁春秋蠹也黄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秦六籍益多難愚憤此久矣願從執

事印之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將何以為革之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罹饑寒令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令甲所書特一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苛哉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天下必有涸然不給者然攷之班史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牆屋被文繡閭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劒此風雖侈猶可以見

漢民之優裕也會稽計簿三年不上右族占墾縣數負課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雖拙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內太倉之積初元永光有水衡少府之𣎆則國用充積而財不聞其困民會稽兵以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兵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吏不擾民財不困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隨補輙羨將以其帑藏之所儲過於密而足以給之耶則

軍市之租委之邊吏釋罪之錢寄於北軍廪犧之義散於馮翊平陵工作假於水衡則帑藏未嘗密也將以其版圖之所入足以贍之邪則少府陂澤貴戚冒郟關東流民名數頗落中尉脫卒得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版圖未始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養兵置使與夫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則是可不為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所以致此者葢有道矣漢自高惠文景五六十載間或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

税一取民既輕而減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武帝以賈人之子市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若此者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二十税一之制猶存不改張敞謂其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班孟堅謂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孜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請是宜忻然一肯首矣而牢辭固拒不忍有一毫之橫賦而加諸本根夫苛取如武帝而且知為根本慮他可見矣不然經費所以責於民

者繁而田賦之所以恤於民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一一無歉乎執事枚舉民兵吏財下詔承學執事既已條列四者於前而又謂脩其一而吏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此成執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為三者之本乎敢以此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置吏養兵等政類多不滿人意者先正宋公祁作郡牧論謂國家倚辦於二千石特皆簿領之期會獄犴之文致吁今日之事又甚矣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慘於矛戟

健敏治辦以為進取之梯媒九重降詔至謂士有橫翔捷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絶之先正蘇公轍元祐會計録謂藝祖府庫充塞創景福内庫以蓄金帛今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吁今日之事又甚矣錙銖之取泥沙之用畎澮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常平倉無粒粟以賑民則財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先正吕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吁今日之事又甚矣翠華南渡無事者亦七十有三年矣鶴滕

犀渠蠱壞蠹蝕朽萬州蜀口雲屯九萬八千之師不為不
多然歲縻廩粟至有名隷尺籍伍符而身為家人子者
則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雖然廟堂旰食以此為憂孰
事明問以此為憂是固可憂矣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
也主上孜孜愛民日者命大臣裒類列聖寛恤詔令又
從有司之請薄歛省責賑荒救饑百萬生靈獲拜大賜自
今本根既厚而國用寛綽矯河內發粟制棼益昌榷茶
詔不患無若人左藏之贏餘六庫之别貯不患無此政

輸家財以給邊用送義租以助恢復不患無此民一舉而三利則本末其有相病哉兒寛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愚無似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外內治

按漢藝文志自太史公馮商史記之外有高祖傳十三篇有孝文傳十一篇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此書雖不存於今竊覩其明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記爛然奎壁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而後大夫

愽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顧問應對未聞有一語
援此書以告其君者故漢初之制後世一切反之髙文
諸君詳於内治而治外為緩武宣以後詳於治外而治
内反疎治内者内外皆治而治外者内外俱廢漢初相
府領計籍中丞督部刺史分刺州而吏治核衣絲乗車
有禁掌教化有吏孝悌力田有科而集俗厚問其民力
則乗堅策肥履絲曳縞閭閻食粱肉僮騎帶刀劍問其
會計則庾廪餘財太倉紅腐司農倉在郡國卒更錢在

州內脩政事整齊嚴密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尉佗竊據桂林象郡即今之廣南西路也閩越王猶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匈奴盡盜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纔七百里而將帥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人子覇上棘門或多兒戲而從軍中或都貲子錢故劉安謂漢興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者推此則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為緩自時厥后篤意右武大司馬冠兩府諸將軍領加官

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帥屬矣命太守等以都試
敕武官以貙劉臨曲臺以饗罷則卒乘精矣問其邊鎮
則築堠成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繞十有三而置
都尉者乃三十問其糗糧則武關給吏卒之食北軍儲
釋罪之錢少府續太農之費外脩武備光明俊偉如此
而當時之内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黄龍多避課長安
猶傚侈靡公卿猶廣地宅渾邪内附不能具三萬乘而
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禄故班固謂漢宣脩武帝故事而

又謂孝成脩武帝故事益咎其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内反趺執事大人輟金華之清要衡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侍讀之官進讀三朝寳訓為問愚無似今願切有請焉翠華自駐蹕東吴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薄海而翫歲愒日内外漸弛樊川自治之策謂國家焦焦然七十餘年今日之内治似之先正吕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蜀

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日中必
彗操刀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由内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知其所先後則幾
矣昔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朝有不足懼
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雖蟊賊等事皆以為不足懼而獨
曰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
畏廉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
畏益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者内患也使澄而愚

人也則可澄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熟慮哉方今州縣額課最虛偽亂真亦聞有如祖宗時命雷德驤欲令具功過之迹者乎民俗士風日流澆薄亦聞有如祖宗時令御史臺訪察所在以聞者乎國計盡蠲亦無愛惜太宗成訓具在亦嘗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割內庫以貯金帛太祖往事可覆亦嘗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緩者唐李翺作幽懷賦役衆志之囂囂兮歎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曰使當時之事咸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如翶所憂唐之天下豈有亂亡哉嗟夫内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於此愚願舉此以為盛時獻鍛錬精粹是則何敢若其披露肝膽則有玉堦方寸地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乃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班孟堅於髙后文景紀年多書春正月以為歲首竊

讀史而疑之漢自太初元年始從寅而二氏於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周書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為歲首後知三代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建事紀年以垂世率皆行夏之時而雖商周有不能易也秦人采鄒衍終始五勝之說更以十月為歲首歷變閏餘率多舛失高皇受命之初不能反之以從夏時猥用北平侯之歷而循亥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一誤而遂因仍之帝庶事草刱固未暇責也以

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而猶謙遜於改正朔一事是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二氏乃咸於此而標言夏正葢咎其可以改夏時而不改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時為正也故諸經則示其正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正以示萬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託周正以繩一時之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垂治象雖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正歲是尚存寅正也異時聖人著之於書猶拳拳致意焉紀堯之事

曰正月上日紀舜之事曰月正元日紀禹之事曰正月朔旦且堯舜禹用寅正故聖人書其正焉乃若於商則曰十有二月於周則曰一月不獨不謂之正月聖人蓋不與其正也此所以示萬世之常何謂用其權行夏之時自聖人平居議論聖人非不知夏時之為正而春秋乃止用周正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朔相承周也而天下不知有周聖人筆之史正次王王次春華袞斧鉞寄之一字使天下曉然知有王室之尊其或不書正

不書王皆所以譏其無正也此所以繩一時之變嗟夫正朔一事費夫子議論久矣用繒用黑之説受圖立始之説紛紛籍籍自漢儒固已信之傳世愈久而聖人之意愈晦魏景初元年有司奏魏得地獨宜以建丑為正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唐天授四年始用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吁陋哉唐固不足道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周之子正猶本於陰陽之度也而魏獨何為者哉季春三月而遽易為孟夏之四

月作訛成易之序不外乎蒐苗獮狩之事不紊乎然則

余將孰從曰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闕

鶴山集卷一百二

鶴山集卷一百三

宋　魏了翁　撰

舉文

御策一道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為治以好生為心以和平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氣熈豐大臣之變法鄰於驟元祐諸君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皇帝培養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唐虞成周泰和

之風誠足以為萬世法陛下習祖宗之餘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正以與天下輯安靖和平之福而不鑿吾祖宗渾厚之治體則陛下所以策臣數條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吏未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脩皆上廑陛下之宵旰者臣願以祖為法則六者之弊臣當熟數之於前惟陛下裁察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緒六年於兹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圖乂其效悠綿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矯厲多事

者未免於失臣有以見陛下歎六年治效之未著而酌之古先以為出治之龜鑑也陛下寅畏天威遵守祖武勤恤民隱䟽玉食之奉服浣濯之衣屏聲色之娛天資固已超絶而且閲大臣章奏或至日晏御内殿講筵不問雙隻日孜孜求理尚懼闕失是以比年以來親享而霽景舒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應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邊塵不驚獄訟希省盜賊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業自持臻兹六年其大體固已素定今臨軒策士之始詢臣

等于庭乃謂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矯厲者失則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體矣而獨有言宵旰圖乂其効悠綿陛下責效於六年則切矣臣猶未敢以聖問為然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則亡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即仁宗之六年也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今朝廷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曹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使好功喜名之君臨政發憤者六年而治

效悠久若此則必銳意勇為以激天下於多事之塲惟
我仁宗一切為根本慮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功
刑以不殺為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慶歷之治迄今
有光陛下無謂六年之久而治效悠緬誠能以忠厚和
平植治本以中正廣大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
當不虛陛下所以攷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憂
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聖策曰漢文未
遑用賈生之策武帝則效唐虞之治一乃興於禮義幾

至刑措一乃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此其證也朕以凉菲凛凛乎兆民之上其敢媲蹤五三黙觀卿士大夫莫不高談稷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見陛下酌漢文武之得失以為鑒戒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談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之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嘗輩出如漢文而數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無可紀之績如漢文而擊

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民則除稅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如武帝之矯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大抵有漢文之寬厚而無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終而觀其寬厚者有餘味而激烈者無成謀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絶望媲蹤五三者以是數者之政未能掉厲奮發以新斯人之耳目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亦必厭湍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小緩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為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

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弛請總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則有若余靖請立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出號令時則有若蘇伸謂政令姑息者張方平也謂威柄漸移者宋祁也謂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蘇洵也而我仁宗曷嘗以治具之未張而絕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涵養治體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問臣當件舉

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以治效悠緬為憂而亟欲大有所作為則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策曰百執事益已略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戛乎每難其人豈世徒尚於美觀而未究實用歟臣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然今日薦賢之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潔不苟求舉今不見也異時舉官不妄薦人今未能矣牘章旁午率多具文類曰其人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其人堪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

之甞有顯效其人可舉廉吏其人可備著述其人善治獄訟其人善治財賦而不列其可紀之績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上下俱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而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凡宰執臺諫侍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議臣有請自令科目薦延者各因其長明著實迹茍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罰陛下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謬舉而實才當為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不實之

弊自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賞罰之信必也昔我仁宗嘗詔舉官自今已改遷而貪汚者許元舉官以實狀聞其不實者置之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遺意詔中外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官責降已舉而易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則以其罪罪舉主選之三年而謀一帥擇一部使尚難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

之經制有常朕之自處罔或不約而内焉省計外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歟臣有以見陛下慮理財之不得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輸必責之民今自兩稅而外凡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賦且茶鹽酒鐵之所立古人不敢盡利以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餘國家雖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儲之費備荒之費歲賂之費闕一不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其色可以供

其數其數可以備其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
序而今也有所謂備撥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
謂兑措移易文歷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往年議
臣患州郡財物之虛數應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
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放罷及宫祠侯
省符到日即令同官拘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省其
隄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年五穀不登
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議國胡以

餽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為經制以十分為率七分為養兵及官省之費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詔三司大臣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為出不得更相為用以紊經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著明而吏治苟簡皆自豐賄財

有愧乎吏稱其職臣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為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户受其福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者百不一二而貪黎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安誕以廢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為公廉之迹以要虛譽二年之後本心稍見淹延獄訟移易府藏撓亂文歷互送之費公帑之費送迎之費則視為當得至有合解諸處綱運則占護而不解支應于諸軍

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斬之州州又斬之監司動以闕乏之籍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獻議之官謂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吏籍不得額外收補監司通判行部不得騷擾又嘗有謂欲寛遠郡之憂莫若重守臣之選欲校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悉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非不迫切然人不易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令而進退之也陛下於一

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所警懼矣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歷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懲汰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即委諸路自擇知州况日者廷臣有自今後監司遇有闕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諸道若内若外必待陛辭而後行當行之日陛下親御殿假詞色以諭之曰一道之吏實汝之託吏有政績者具其名以聞而闒冗酷虐者亦仰覺

察重加典憲汝將匿不言畀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員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監稅之蠲逋賦之除前後相踵而歲雖豐登民尚愁歎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見陛下念民力為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往年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申災傷數目輕重各有差今秋成又未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之須而無羸而況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折帛有不

一之名役錢有兩科之數而額外之科歛不與是以年來為產户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竭産而供轉輸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責之户部户部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令期限迫於星火文移慘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窘胥凌辱長吏且如朝廷嚴税絹措納之數足而後施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有以為應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東而西傾捉襟而肘見一額之輸

僅可以應本額之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不責之税産户不責之四五等得乎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纂集寛恤詔條頒行郡國慮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畿出内藏絹代上供以淮南畿出内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糴軍儲財則出内庫錢下河北市糧草則出内藏絹夫仁宗不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内庫葢謂迫州縣之期會適

所以重斯民之彫瘵也今欲民生之安其業先自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猥冗而入仕之源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別也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特科進者多昏耄補進者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由鬻爵進者多貪汙入仕之路雖狹特三歲一用郊三歲一取士名之登於吏部者爲員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者一人待之者一二人雖曰

速仕者志於營近次仰禄者志於得厚禄而自便者志於得清安然自京秩而上猶未至太冗而未脱選調者至於員多而無闕可取是以憂國之臣雖屢求所以汰冗之術然多畏於所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省冗官是知立法自貴近則人無怨請自嬪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職員内外臣之家裁減補蔭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賞之數雖煩然減任子廢恩赦昔人常難之議者又欲裁奏蔭之法嚴銓選之數則又恐非祖宗

忠厚之意今欲裁省冗濫而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銓試之期二年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學而後從政而吏員猥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兵雖蒐擇而將佐莫之拊循第聞有掊克苛役使軍政未脩臣有以見陛下欲革將佐之苛使軍政脩舉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列屯諸道之禁軍階級欲其嚴號令欲其明軍勢不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繕治沿邊之城壁制造御前之軍器命臣寮以撿

視戰艦之獘詔諸將以講求馬政之利則武備不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目則委官撿閱沿邊州縣土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蒐練不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獘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為之將者裁簡犒賞積壓請給而為之兵者傲睨邀賞驕悍難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則臨事難以共患難昔我仁宗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兵輸百萬范仲淹慮其驕悍條上邊政大略以和靖軍情為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帥自今賞罰

欲其信必毋掊克傷士情則軍政不脩之患非所憂矣
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況欲教化之行習
俗之美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貌出詞氣天下向風
而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可得乎朕未嘗不當宁
慨歎期一新弊蠹深為矯厲多事之過抑何脩而前六
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弊蠹
陛下責治則亦鋭矣然嘗恭聞哲宗皇帝朝范祖禹建
言曰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矣

夫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非世之所可及
然我仁宗之治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
禄無窮則所謂隆古盛時亦何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
法而乃取法於太古久遠之事哉蟣虱賤臣恭聞嘉惠
聖問之所及臣既竭愚忠冒犯忌諱件别於前矣陛下
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抗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
議論則闊殆類石田將孰與耕有侔畫餅莫濟於食或
矜於爲異惑一時之見聞或陰寓其私覬他日之進用

朕固不取亦豈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俾無多事之蹈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請復以取法仁宗為陛下終其說國用自藝祖以至仁祖積四世而治體成自乘輿駐蹕東吳至陛下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才以凝治體於不變以為我宋築億萬年無窮之基則在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體所以汪洋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自仁祖持平守正以扶植治本

而亦一時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道於上也慶
歷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歐陽修蔡襄王
素余靖等居言路相與維持正論以固治本天章閣所
條陳時事富范諸人身言之而身行之初豈矜於為異
惑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憂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
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豈陰寓其私覬他日之進用
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今日涵養治體作成人才以無
愧於我仁宗之盛其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薦進實才

以無愧慶歷之大臣其責在人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思祖宗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為千萬世子孫治體慮一切以中正廣大行之實宗廟幸甚臣無任惓惓之至臣謹對

鶴山集卷一百三